



在份

四書大全

論語

庚

2801
48-26



門口
號 2801
卷 48-26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克勝也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已亦無別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附語錄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推得一分也是治

呂晚村曰克已復禮工夫人人所有但他人所云已禮者粗而顏子所云已禮者極精他人所云克復者緩而顏子所云克復者極快故先儒謂其雷厲風行如紅爐點雪又曰乾道坤道亦是今日鉅釘常物究竟問顏子仲弓所以異則仍鶻突也不知顏子之克復要講得極精細始自然要講得顏子之克復精細先

要講得顏子之已禮極精細與他人大概不同方是朱子所云至明至健索性克去之義即至講天下歸仁亦與仲弓之那家無怨大段各別一邊是逐漸滲潤一邊是頃刻注滿方是顏子真面目也又曰克復說得粗淺不是顏子分上說得乾道太易又失却明健實功兩邊須寫得停當

困勉錄曰仁與禮似有體用之分玩輔氏理虛禮實之說可見然則以禮對仁言則仁是內而禮又是外也此尤可見看書之當有活法又曰以

天理之節文對人事之儀則言則天理之節文在內所謂禮與已各自有內外也但此章禮字比禮之用章較闊耳以天理之節文對天理言則天理是內所謂仁是內而禮又是外也又曰凡內外體用動靜皆當作三義對峙看書須得活法方妙蓋此若合而意之則禮與已各自有內外若分言之則禮為內已為外又分言之則視聽為外言動為內又分言之則視聽為外聽為內此看書到眾說爭時處以此法求之大半冰釋又曰蒙引謂禮字只作天理之當然看而以輔氏限制等級一條為非然限制等級即是天理之當然似不必辨但須知其不專在外面耳○續困

言言才之

握得二分也是治勝已謂身之私欲也問已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已而有故謂之私蒙引已謂身之私欲也兼三項之則有三若單舉耳目口鼻便該了那兩項且如氣質之偏是偏箇甚麼人我忌克是忌箇甚麼故下文之言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謝氏謂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於難字復反也慶源輔氏曰反提撕亦非身之私欲外意也復反也慶源輔氏曰反之反歸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於家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

讀本

他莫不皆然○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問程子曰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禮即理也去人欲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為失程子之意何也曰某之意不欲其只說復理而不說禮字蓋說復禮即說得著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物事○朱子文集答連嵩卿書問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為入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天理者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答曰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蒙引復反也所謂欲為仁者所以盡而理還則滿腔子裏盡天理帶事說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語錄克已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中庸第十三章語錄人之為道而遠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已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二

勉錄曰。程子云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禮與已本各兼中外
但次節視聽言動俱在外面
說故云制於外。大全許氏及
蒙引謂制之於外是克已也
以安其內是復禮也。此說不
是。又曰若以心與事對言則
禮與已各有內外。若以發與
未發對言則禮與已皆發在
外。故程子謂制乎外以養其
中。緣視聽言動都在動時說
耳。安得如蒙引之說。

復禮為仁之為。○黃氏日抄註云為仁者所以全其
心之德也。愚按此章前曰克已復禮為仁。後曰為仁
由己。此註恐指為仁由己之為仁耳。蓋以語脈而詳
之。克已復禮為仁。云克已復禮即亦為仁。為非用力
之字。若為仁由己則為乃用力之字。語雖相似而脈
則不同也。要之為仁之工夫。即是上文克已復禮。蓋
更詳之。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
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
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
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
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
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
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
事皆合乎天理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
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全字。即是本
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程氏曰。克已之私

份按語類云如公之說。只是
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
只在這裡打瞌睡。憧憧等有
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
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
亦晚乎。云云。愚謂則未發時
數語最為要緊。如此方見止
就動處克去之。為非何故。刪
去。○未動時亦要用工。雖是
補本文言外意。然既載此條
必須說箇明白。
呂晚村曰。朱子謂克已是精
底工夫。到節文欠闕。便是粗
者未盡。然克已只去私意。未
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
是精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
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粗
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

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朱子曰。一於禮
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入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
去已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已工夫
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其動而後
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
只是發動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
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
得。○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
之。便克已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
粗者。未盡然。克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
工夫。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
復禮却乃是精處。○克是克去已。私已私既克。天理
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
○克已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已便
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已之外。別有復
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
待克已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
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

非有兩義。故知單主克已亦
墮一邊在。
份按語類云。克已是大做工
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克
已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
準繩。非是克已之外別有復
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
已。更無復禮工夫。所以不中
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
子為君臣。一齊亂。又云。禮
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
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
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
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
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
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
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
這些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相
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
分明。便是如此。然而世間

來。○克已便要復禮。但克已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
矣。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
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齋。是天理。跛
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入欲。如齋。即是克得未盡。却
不是未能。如齋之時。不係入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
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新安陳氏曰。
禮有專言之者。有偏言之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
為仁。專言之禮也。克已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
專言之禮。仁在其中矣。通考。勿齋程氏曰。獲勝其私
物欲。淨盡。是日克已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日復禮。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
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新安陳氏曰。甚速以
一日言。至大以天下
言。○朱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
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
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
言其效必至如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

却有能克已而不能復禮者。
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謂之有
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已
私了。却空蕩蕩地。他是見得
這理元不是當克已了。無歸
着處。已上二條。皆是歸重在
克已。又須復禮。若如大全
刪本說。到克已即是復禮。而
止。非朱子定論也。凡此者大
抵皆輯釋改壞之本也。
呂晚村曰。克已復禮。索性做
箇盡。一日克已復禮。是果然
到盡頭處。天下歸仁焉。到此
自有神速實驗。都是顏子分
上說話。所謂雷厲風行。紅爐
點雪。乾道也。着一句初下手
粗工夫。語不得。此一日言用
功滿足。非不仁者。反之初
也。又曰。夫子與顏子所言之
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

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
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圍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
洞然八荒皆在吾闔同意。○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
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真能克復為仁。即此仁便與天
下之人。都湊得著。所
以天下皆以仁稱之。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
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
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新安陳
氏曰。日
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
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
省之日。日日克已。而無少間斷。幾決於已。而無所留
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究味淨字
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朱子曰。今日克復。是
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已復禮。有幾多大工
夫。須日日用工。○為仁由己。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
人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

論語卷之六 顏淵 四

乍改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一之閒故夫子命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克已是極微之已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故先儒謂之乾道又曰或疑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許其仁曰須知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違工夫已大段了當其所謂已與非禮亦止是些子未盡處夫子教他索性打掃箇淨盡一日克已復禮是指盡頭說不是下手也故程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又曰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入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

言言大全 卷十二
峯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已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已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耶曰為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程子曰非禮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
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曰惟其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此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入看破了問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已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

如此又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復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合此數條觀之可知一日克復原不是粹乍到得底事故朱子於註又補曰日克之不以為難五句此方是學者克復下手也今以滿腔子人欲心腸思量偶然克復便要見天下歸仁景象萬古必無之理思量不通則反以得註為非矣看此書者必須從程子事事皆仁朱子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入看破看出所以歸仁之故乃妙

天理耳○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已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
謝氏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雲峯胡氏曰能克入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註克已說入欲未曾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之○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知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踞敖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問顏子問仁與問為邦先後曰有克已復禮工夫始做得四代禮樂底事○克已之已未是對入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氏克已銘極口稱揚遂以為已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恁

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意
 與下文克已之日全不干涉此只是自脩之事未說
 著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初無吝驕作我蠱賊
 只說得克已一邊却不到復禮處附或問克之為勝
 何也曰楊子固曰勝已之私之謂克矣而此書之說
 自劉炫發之其說曰克勝也已身也身有嗜慾當以
 禮儀齊之嗜慾與禮儀戰使禮儀勝其嗜慾身得復
 歸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所迫已
 離禮而更歸復之也克已復禮謂能勝去嗜慾反復
 於禮也炫言如此雖若有未瑩者然章句之學及此
 者亦已鮮矣曰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
 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
 心之所以為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
 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
 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益無
 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
 問夫子特以克已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已之私

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
 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於不為耳誠能一旦用力
 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
 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已者人欲
 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
 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於
 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復
 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
 之所以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
 告之為獨要切而詳盡耳○語錄顏子生平只是受
 用克已復禮四箇字本條小注云不遷不貳三月不
 違不改其樂○因說克已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
 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
 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
 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
 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
 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龕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
 會做得第一重便要做得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

份按陽明云。於事物物上求至善。便是義外。至善只求之心。心即是理。心即是道。是天心自然會知。不假外求。是自家準則。凡明不得行不去。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人。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凡此諸說。正是與朱子之學相反處也。
呂晚村曰。已禮不兩立。克復必並行。又曰。克已又要復禮。與克已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為天下自有克已而禮未能復者。必禮復而後為克

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了。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問。克去已私。最是難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箇是處。只就心上驗之。覺得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曰。此又似說義。却未見得。仁又况做事。只要靠著心。但恐已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著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去。做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問。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問。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禮字。克去已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了。克已後。便都。事惟是克去已私。到了這裏。恰好。著精細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已。為仁。須說克已。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已之盡。譬之治亂。克已只是戡亂之功。雖寇賊畧平。然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又曰。程子謂克已。則禮自復。重在克已。似只一側說下。朱子以其太直捷。有病。故補克已。又必須復禮之義。蓋天下原有克已。而不能復禮者。仍不可為仁。故克復並重。然學者要必於克已。下手工夫為多。又曰。程子之說。工夫重克已。克得一分。已即復得一分。禮。其說本至精。第克已外。更無復禮工夫。語太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出。克已。又須復禮之義。謂天下原有雖克已。而於禮尚有未復。一種病痛。故必克已。復禮為仁。其理始圓足。無弊要

○克已。須著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已。不又須著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已。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已。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已。為仁。須著復於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已。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已者。雖謂之無已。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為主。若但知克已。則下稍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矣。○亞夫問。克已。復禮。疑若克已。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已與禮對立。克去已。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去已。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已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已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也。○問。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已者。所以復禮。非克已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七

之正以補足程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已為事未嘗翻案也蓋自大賢以下即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已下手到已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須於復禮著力然至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已工夫艱重也有重復禮立說似克已必從復禮下手不特悖程子之說并失朱子之義不合本文語意矣且已字乃私欲惡物故云克有混自己之已看尤屬顛預其於仁字禮字源流分合總未嘗懂得無怪其動口即是錯也又曰復禮只完得克已事又曰已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即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為功自有分限在入欲勝者其身尚立陰界則以

克為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入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為主復之盡即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於本心之學故惟朱子之言為萬世無弊也○份按克已復禮之義朱子克齋記謂克已者所以復禮非克已之外別有復禮之功朱子固嘗自謂當時說得忒快矣語類中葉味道所錄前一條云克已則禮自復非克已外別有復禮本條小註云此非定說蓋朱子之定說乃是謂但知克已恐墮空寂故克去已私又須復於禮也潘立之所錄亦極論佛老克已而不復禮之害然却又謂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須立箇界限將那未

了明道謂克已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已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已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已便復禮也○問克已復禮即仁乎曰克已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聖人只說做仁如克已復禮為仁是做這箇模樣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煞有病○游定夫以克已復禮與佛理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若只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視四句有何干涉○問一日克已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朱子文集答連嵩卿書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

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何歸仁之有○蒙引上句克已復禮以用功者言下句克已復禮以成功者言故以一日字加其上然畢竟同○歸猶與也與許也凡物與人便是把這物歸他了稱道人亦然把這好名目加他便是把這箇歸他了字義須要解得切○仁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而克復以全其仁者則吾之所獨也吾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同者我先得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此正與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相似皆實理也今人但見人事做得合天理便都稱許他說此人作事合天理此便是歸仁○為仁由己仁者吾所自有為之何假於人之助而亦非入所能助○天下之事凡由吾者皆易係於人者皆難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正以見其無難也在該動靜了言克已之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却就動

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蓋其意謂必能復禮。方完得克已事。是仍謂克已之外無復禮也。愚茲當病後。請以病喻。愚今秋病瘥已而瘥止。病根悉去矣。此殆猶之已之既克也。然病去而元氣未復。久之猶形羸體憊。殊異於未病之時。此猶已之既克而未復。形羸體憊。異於未病之時。則病根雖已悉去。而終未得謂大病之全愈也。此則所謂未能復禮。即是克得未盡也。以小喻大。朱子之說信乎其密而又密矣。

待簡點。此却未然。蓋雖上智正未嘗廢涵養本原工夫也。朱子補出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意。便說得圓。份按徐岩泉曰。夫子告顏回以四勿。其意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不重勿字。愚謂工夫全在勿字上。何謂不重。但克字內已包得勿字之意。非至此節始提出為主。此節乃是請問克復之目。則其言緊固在視聽言動四字也。○非禮即是已。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已。晚村謂顏子所克之已較精細。故說箇非禮。便與已字不同。正不必恁地說也。若如其言。是謂顏子分上不當以已言止。當以非禮言也。則上節兩云克已何耶。○晚村云若云禮則視聽言動。則是

上說何也。私欲在人。必動而後見。若問時思慮未起。私欲未萌。亦無可克處。故克已工夫。須就動上做。然必動時。方克靜時。都不簡點。亦不得故。聖賢復有持敬涵養之說也。然聖人。不以告者。動靜交養。是學者事。顏子生知之亞。靜亦無待於簡點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謂

二者界。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有所疑問。而直請其

條目也。請克已復禮之條目。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

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

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

矣。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聽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已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

有一分禮便可說也。如此講便粗。惟云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是有一分非禮便不可也。如此講便精。若講到非禮盡頭。不惟視和色聽淫聲為非禮。即不必邪色淫聲。而但不至於聰明之極。亦非禮也。故曰顏子工夫明之至。若云禮當視聽言動。當言當動。則其詞緩。惟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則其意果。朱子所云勿字。是旗脚。此旗一麾。三軍俱止。故曰顏子工夫健之至。愚謂克已。是大做工夫。最為喫緊。此節云非禮勿視聽言動者。蓋主乎克已而言之也。夫既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其視聽言動必於禮可知也。朱子所以補出動容周旋中禮云云也。晚村所云似非正解。然而

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已。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事。如事事之事。書說命篇云惟事事。乃其有中矣。○新安陳氏曰事事。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死。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朱子曰顏子克已如紅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顏子所克之已。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附語錄問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

其言辨甚。亦足啟發學者聰明。○此節註云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蓋在克已之下。將復禮意補出。可見克已。去已私。步步皆合規矩準繩。異於佛老之但知克已。而墮於空寂。更可見纖悉未能中禮。終是克得未盡。所謂克已。復禮又似一件。又似兩件。皆於此可見矣。蒙引謂不言復禮。而復禮在其中。便似偏重克已。固不若朱子之說周密無滲漏也。摘訓曰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此朱子之言。雖與程子制外養中之說相戾。亦是就其中細分之。又各自有內外耳。似未可盡非之也。○續困勉錄曰蒙引駁朱子之說。摘

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賭當得是禮。與非禮。○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如何。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此。○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開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舉佛書。亦有克已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已。若不復禮。如何得東坡說。思無邪。有數語極好。他說。纔有思。便有邪。無思時。又不邪。○問上面克已。復禮。是要克盡已。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已。復禮。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已。復禮。工夫之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已。復禮。工夫

訓最是○份按朱子謂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又謂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聽是聽得外面來乃是說視則自內而引出外聽則自外而引入內總是就中應外細細分別出來不得疑其說之相反也
困勉錄曰徐岩泉云顏子曰請事斯語甫出口而已已克矣禮已復矣豈待退而徐議克哉亦豈待臨境而後議克哉此亦是欲仁仁至語頭然仁遠章是當下指點此章是大成工夫似不得作一樣看○份按語類二條一重在識別得是禮與非禮一重在勿字上正是相成非相反也故並錄之

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聽便是要在聽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言便是要在言上克已復禮非禮勿動便是要在動上克已復禮前後反覆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已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已既是他不用克已這只是他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已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已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說外障如他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已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著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其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日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

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為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須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今若不博文只要撮箇尖底也不解說得親切也只是大槩綽得終不的當○此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顏子克已復禮不是盲然做却是他全見得分曉了便是聖人說話渾然今克已復禮一句近下人亦用得不成自家未見得分曉便不克已只得克將去只是顏子事與此別○蒙引理欲界限甚難分別多有認欲為理者舜命禹惟精惟一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豈當為易顏子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此非顏

份按朱子首節註云。已者身之私欲也。便與視聽言動相開合。程子以視聽言動四者為身之用。蓋視聽言動是身之用。而視聽言動之非禮者。則身之私欲也。夫視聽言動出於形氣之私者也。人心也。然皆人之所不能無者。故曰身之用。此未便是私欲也。其合於禮者。即為道心。惟其不合於禮者。乃為身之私欲。則所謂已者是也。人能惟已。是克而使視聽言動一由乎禮。則道心常為人心之主。而人心

子不能。故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天理只是禮。人欲只是已。○存疑註云。目條件也。以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來看。這目乃克已條目工夫。蓋大學八條目亦綱領之條目也。○程子曰。顏淵問

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

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

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

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

葉而根之意。○問克已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

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及之意。後之

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皆化為道心矣。制乎外以養其中。如此則身之所為莫非天理。而仁不可勝用矣。佛氏謂作用是性。亦未嘗不求之視聽言動之間。然其於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一切便指為佛性。便指為神通妙用。一達此旨。便以為了。而不復辨其禮與非禮。朱子謂其棄了道心。而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是乃認物以為則也。是止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理。謂性也。是誤謂形色即是天性。而不知形色中各有當然之理。乃為天性也。然則不必非禮勿視。聽言動始得為仁。直可指視聽言動。即為仁矣。則雖恣其視聽

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慶源

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

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之則而已。蓋人之

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

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

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胡氏曰。心兮本

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

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

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

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陳氏曰

檢防。先以視為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蔽指物

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制之於

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遷矣。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朱子曰。人之視聽

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

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

言動無所不為而皆不失為仁矣。朱子謂手能執捉如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則作用是性之說真大亂之道也。陸象山謂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楊慈湖謂吾目視耳聽鼻嗅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運是分明佛氏作用之旨也。王陽明云所謂汝心即是那能視聽言動底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口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此亦無非佛氏作用之旨雖其持論亦謂必

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已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已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朱子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為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

須非禮勿視聽言動然謂心體原無非禮只向心體尋求終是本心之學耳。夫佛氏最怕說這理字斥之為障而惟恐其或存而陽明則舉口必言天理其於視聽言動亦以非禮為大戒但彼既不知窮理之功而謂心即是理心體即是天理則其所謂天理者乃陽明之所謂天理而非聖學之所謂天理也。其所謂天理既非又烏能真知夫非禮而克去之乎。陽明又云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覺便是心也。夫謂心即是理心體原只是箇天理而究其所謂心者止以知視聽知痛痒之知覺言之豈非所謂棄了道心而取入心之危者而作用

知覺萌遂為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朱子曰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非禮勿聽。朱子曰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為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雲峯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

之乎。

爾。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

專。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安屬欲。不為氣所動，故靜不為欲所分。故專。○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安，則內專。此一

知是樞機與戎出好。聲去。吉凶榮辱惟其

所召。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蔡氏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陳氏曰：門之闔關

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蔡氏曰

出好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傷易聲則誕

傷煩則支。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精，故必至於已。安誕煩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

肆物忤。五故。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朱子曰：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

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

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言箴

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

得周備。○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

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

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忤；內不專，故出悖而

來違。○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其動箴曰：哲人

知幾。平聲。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

裕從欲惟危。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

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古

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遂入欲之造七到次克念戰兢自持慶私則易陷於下故危

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習與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性成聖賢同歸

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

份按非禮勿視聽言動俱就動時用工說朱子補出未動時致其精明意最為周密然此只是補足之意其正解原是說動時工夫也徽菴程氏忽謂勿視聽屬靜存所以使仁之全體無或蔽勿言動屬慎獨所以使仁之妙用無或乖謬甚

也○徽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或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契呼麥反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勿為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勿聽戒謹以存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入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以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於思守之於為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甚微而在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已能警省於言動則此仁之大用碧然中節矣附蒙引視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無迹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安有形迹可見應物雖無迹亦在操之而已然操之則有要惟視為之則此則字即上文要字意何以視為之則蓋凡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是一箇蔽也蔽一交於吾前

份按呂晚村云此書之要在克已復禮四字。已禮之界貴明克復之功貴健是指點顏子索性淨盡意下節非字正要察幾。勿字正要致決無二義也。總註直擒明健二義作骨上下皆徹。困勉錄云克已克字是行的工夫。蓋顏子平日知的工夫大畧已盡。此處只重在行上。集註所謂至明至健是總顏子前後說不是

謂此章知行並重也。此章正所謂約之以禮。若饒氏云吾與回言於吾言無不悅。是說博文此四勿是約禮。此則又偏彼兩處難定。他只說博文。愚謂晚村本總註立說固不得。謂其有差。然此章是約禮事屬行一邊。說朱子答程允夫書亦謂克已是篤行之事。則困勉錄所云亦自親切。着題。愚觀語類二條。一重在識別。得是禮非禮。一則重在勿字上合而思之。似當以行為生。却又須從知說來也。此節注云顏子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固從知說來。又云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則似從知說來。而以行為生也。仲弓問仁章語類云克

其中動而遷矣。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此蔽字作死字看。制之於外。不爲所蔽也。制之於外。應蔽交於前。以安其內。應其中。則遷克已復禮。此視上之克已復禮也。久而誠矣。此以制外養中說。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內不待養而自存。是爲誠。○聽箴閑邪。即克已存誠。即復禮。○言箴自入心之動。至內斯靜。專就理欲上說。是克已復禮正意。矧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傷易則誕傷。煩則支。此二句貼前上四句。已肆物件。出悖來。違此二句。貼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慶源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

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爲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爲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附語錄。顏子聞克復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悟道。直是直截。如何曰。顏子資質固高於曾子。顏子問目。却是初學時。曾

已復禮也是有知底工夫在前則從知說來而以行為主之意覺尤顯然矣
呂晚村曰凡作顏子文字心齊坐忘等語斷不可混入莊周以孔顏寓言揶揄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為則劇是不可為典據也○因勉錄曰語類為邦章亦云莊周說顏子坐忘是他亂說

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顏子是近前與他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綱領說出其他則就各人身上說○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答羣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認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認言即牛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這克己復禮事體極大非顏子之聰明剛健不足以擔當故獨以告顏子若

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認又如居處恭執事敬都是克己事都是為仁事但且就一事說然做得工夫到也一般○聖人告顏淵如此告仲弓如此告樊遲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各隨人說出來須著究竟然大槩則一聖人之意千頭萬緒終歸一理○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却尤親切○或問仁之全體在克己上曰若論全體是處處可見且如其言也認若於此理會得透徹亦見得全體須是知其言也認若於此理會得透徹身以成仁須理會得害箇甚麼成箇甚麼趙司夏云莫只要不失這道理而滿足此心先生曰如求生以害仁言身雖生已是傷壞了這箇心殺身以成仁身雖死這箇心却自完全得在○問孔子答問仁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己復禮恐是仁之全體曰只見得破做得徹都是全體若見不破做不徹時便是克己復

困勉錄曰語類謂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此段要看得好要與克伐怨欲不行有別蓋其為禁制同而所以禁制則異朱子只要入下工夫未暇辨其同異

禮也是開說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會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之亦不會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訥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或問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以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如何會得自見佛老只為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會點見處便見這意

呂晚村曰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痼故必當峻補

敬恕是仲弓峻補方也又曰敬恕是所以存心存心亦未即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更無私間斯仁耳須將敬與仁關切處恕與仁關切處敬恕與仁總關切處那家無怨與敬恕仁會通關切處說得一一分明庶幾不錯吳因之曰顏子請事斯語乾

思又問曾點見得了若能如顏子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曾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顏子天資高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合恁地下學上達去只是被他一時見透所以恁做將去曾點但只見得這向上底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解出門使恕以及物解不欲勿施二則私

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

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

道也曰乾道有徑捷要約之意仲弓請事斯語坤道也曰坤道有積累慎密之意故講顏子請事處當云四勿只是一心只把一心去遏絕便可勝私復禮何憂己之難克也唯從其事斯語而已講神弓請事處當云為仁之功一毫疎畧不得若不從敬恕做去便無頭緒便無入門唯兢兢於見質承祭之語及不欲勿施而已如此說方兩邊移動不得

坤道工夫耳又曰邦家二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其效之速而大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邦家無怨是在敬恕用力充積上說必到此纔見敬恕之量足所謂坤道也

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新安陳氏曰上章天下歸仁是效言之使以自考也以克己復禮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有未到處○己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

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問如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既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問怨有是非如何都無曰此只說怨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充此對而記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仁之體不恕則徇己遺人犯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雲峯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附

說約曰游氏云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然淺說又云出門如見大賓則無地而不敬

刀蒙吉曰言效便要他自考蒙引曰顏子不言自考者無待於此也豈其然新建新鄭及龍溪諸公俱詆斥註說以為不怨天不尤人之說大謬矣○份按在邦無怨二句程子謂在己不怨朱子謂在人怨南軒謂已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怨於己兼用程朱二說真西山謂南軒說其味尤長愚謂畢竟朱子之說為

穩困勉錄曰大全諸家多以內外體用分言敬怨須知怨未全是外未全是用但對敬着故云然當與參乎章參着

精義伊川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敬只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游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以閑邪存其誠而已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也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也仲弓能請事斯語則於非禮勿動亦庶幾焉○或問二章之說曰脩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夫為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并言之蓋將使之以是自考耳然顏子有王佐之才故以天下歸仁言之仲弓可當君佐之任故以臨民及物在邦在家之事告之亦各有當也○語錄問仲弓問仁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效言曰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效驗說却幾乎開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推己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

其怨○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或以為其怨在己或以為其怨在人曰若以為己自無怨却有甚義理○蒙引使民如承大祭非不接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敬是用於己道理恕是施於人道理私意無所容不必分內外○敬以持己只是收攝得心在恕以及物只是事事順天理合人情非有委曲姑息之私也即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道理○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

周旋中去聲禮勉強拘束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

之用和為貴也附語錄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強之異乎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致而言也又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義內外方做工夫而程子又何以遽言仁也曰此亦言敬以直內則無一毫私意仁自在其中爾大抵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

呂晚村曰。出門使民。與不睹不聞。立在輿。終食造次顛沛。等語。同例。言無時無事不然也。從圖中抽出一節來說。耳。又曰。只是一敬。要無時無處無事不然。則心存而理得。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於全身中。隨地提示。箇下手景象耳。近人只辦得活套。閑文。但做得從二句推類開去。不是從敬字指點二句也。又曰。偶提出一兩件。輕忽。

事境。形容無不敬全身。正如終食造次顛沛。非謂君子到此處。總見不違仁也。

唯謹獨便是守之法。

新安陳氏曰。又恐人外貌如

萌動已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要。

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

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

有諸中而後見。形旬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

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觀其動時

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外

子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已。恕以及物。看來須如先生說方全。朱子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

摘此二句。所以只說作敬。○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

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雙峯饒氏

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

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

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

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恕矣。附語錄或問伊川未

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

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

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

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

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

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蒙

引有諸中而後見於外。其實見賓承祭。亦非全是外

只明其敬之見於應事者言。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

儼若思時。則此敬全在其中。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

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

份按語類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有及其成功一也。何最為要緊。何故刪去。

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已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已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已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入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已復禮如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持敬克已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

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已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已此是大敬如聖敬曰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厚齋馮氏曰左傳云仲尼云古語有之曰克已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語錄坤是箇無頭底其繇辭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乾爻皆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無首吉乾便從知處說起故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持守處說故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已復禮也是從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或說仲弓

勝似顏淵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勝如克
底費脚手然而顏子譬如創業底仲弓是守成底顏
子極聰明警悟仲弓儘和粹○問顏子問仁與仲弓
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曰陸子靜向來也
道仲弓勝如顏子然却不是公看顏子多少大力量
一克已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
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中人一箇
準繩至如顏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且學仲弓曰
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勇然
其著力下手處也可做○論語集編孔門論敬具前
數條外其他所論如道千乘之國必曰敬事而信爲
禮不敬則與臨喪不哀並言之稱子產曰其行己也
恭其事上也敬至若不言敬而實於敬者又不與焉
故朱子曰敬乃聖門之綱領詎不信夫○存疑敬是
簡束心身方法心是活物最易放逸如今看書寫字
心尚馳出外去况其他乎故須有箇簡束他方法敬
便是簡束方法先儒說敬者主一無適其常惺惺收
斂不容一物皆是簡束這心方法也○人之一身最

份按理具於心。心具此理者
也。陽明謂心即理。節心則
非矣。

易怠惰放肆如箕踞跛踦之類敬便是簡束此身方
法如手容恭足容重目容端頭容直之類皆簡束這
身方法程子以整齊嚴肅語敬便是這道理○敬兼
身心有交相養意此心祇畏則身亦隨以斂肅所謂
心清時則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簡束而自然恭謹是
也此身嚴肅則心亦在此不放逸所謂整齊嚴肅則
心便一是也○敬該動靜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只就動上說者此亦因出門使民以示例耳如
先儒解學而時習曰時復思繹坐如尸坐時習立如
齊立時習一般○問心德如何曰德得也謂得乎天
之理也理在天地之間未屬人只謂之理及氣聚成
形而人生焉此理具於人方謂之德德爲人所得也
理具於人具於心也心如何具是理理氣在天地間
原不相離氣聚成形則理在其中心雖是氣凝成形
質然有不滯形迹者在最爲神妙出入變化不測是
蓋人一身之氣精英總會處氣雖充滿於人身然精
英則總會在心此是形迹之心其精英便有靈覺其
總會在心便四肢百骸無不管攝故人之一身此精

英之心實主之。人身患瘡疥而覺痛痒者，氣之支流受病，其總會精英覺之也。人風顛不省事而有生活者，氣雖在風痰蔽心，失其精英也。此可以觀心矣。而理則不外乎此。其精英中主宰運正當恰好，無偏曲邪僻處。此便是理。理無形而妙乎形，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最微妙難認，所以漢唐諸儒少認得。及至宋儒方認得。然亦說不得十分了了。緣這理不是易說之物。要在人心會耳。此可以觀心德矣。此理為人所得，則謂之德。人生有心，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故謂之心德也。○問無私欲，則有其德。敬恕則私意無所容。其說如何？曰：人之一心，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然氣有為而理無為，心之靈覺寂感皆氣之為。故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心機不測最難靜定。馳騁奔放更無一時寧息。先儒謂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又謂如水翻車，正謂此也。且如今在此看書寫字，未到幾行，未能幾字，心已走了。况他時乎？心既馳騁奔放，則私欲就縱肆。此理為昏昧抑塞不能昭著，流行理不昭著，流行則德亡矣。心既馳騁奔放，雖未必

逐於欲，然即其身在此而心馳，亦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得正舉，皆妄也。况又逐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可止乎？此是心放則欲肆，欲肆則理亡。理亡即德亡也。敬便是把持這心的方法。能敬則把持得心在這裏。心在這裏，則靜亦定，動亦定。隨所遇而心皆在更不容馳逐於外。視必明，聽必聰，貌必恭，言必從，耳目四肢之欲亦無自而生。故曰：私意無所容。私欲無所容，則此心主宰運用皆是這理。昭著流行，這理昭著流行，則心德全矣。人都有箇自私自利之心。人之自私自利，都是只見自家，不見別人。不知人心猶已知得人心，猶已此理。便不過此心便不安。夫理不過心不安，雖欲自私自利，亦不容。聖人所以說箇恕來教人，正是使人自心不安而推以及人。則待人猶已。事父必孝，事君必忠，交友必信，待人接物各盡其道。此理自我心流行於人倫庶物之間，無昏昧抑塞之患，而心德全矣。所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者如此。

○司馬牛問仁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呂晚村曰。全在第一句說得好。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則則不是。謂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則則是仁者自初非謂言也。即仁可知。但道理要包籠得盡。語氣又要含蘊得不盡。乃得又曰其言也。初一句只當於仁者身上形容其言之。初不得從初言議論所以仁不仁。一講初言所以合於仁之。故下節便無地步矣。困勉錄曰。註心存不放四字。說透言初原故。且勿入講。恐碍下節。又曰。刀蒙吉解註中。忍字。用舍忍堅忍二意。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式亮。黜徒回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

不易。去聲發蓋其德之一端也。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學者。即當

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

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雲峯胡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

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

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朱子曰。這

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將息充養爾。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

併按其言也。訥是自然能訥。與訥其言不同。須辨。

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附蒙引。牛多言而躁。其病在於心不存。夫子答其問。仁何不只告以存心。使其於病根所在。致力。而乃以訥言告之。何耶。曰。自源固可以及。流源亦可以得源。故但訥其言。心便收攝在。固一舉而兩得也。如此則得。訥言字面出於牛。易於體認。省察耳。

曰其言也訥。所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如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份按註云蓋心常存故事不
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
而易者上二句是又推出所
以為之難之故作三層說其
實為難固是心存言訥亦是
心存故慶源新安發明集註
之說皆將為字字總攝入
心存內也○心存則言不易
心存則事不苟言不易雖由
於事不苟然總歸根在心存
上也

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朱子曰心存則自

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
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
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
然訥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
則以訥其言為強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爲仁道
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
爲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
章兩以心存言之附存疑爲之難是爲之不輕易夫
子所謂如之何如之何周子所謂慎動孟子所謂進
賢如不得已皆是爲之難意夫義理難明往往有錯
認人欲作天理者况事有似是而非者疑似之間只
爭毫釐皆人所難辨又克己最難理欲之間不能以
寸斯須稍不謹便蹈於入欲之歸矣是

楊氏曰觀此

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朱子曰仁者心
常醒見這事來

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爲之難故
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
這事理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
爲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爲邪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
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爲而後難於言邪且
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爲不可易矣
豈其然乎○程子曰雖爲去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
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
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概語去聲之則以彼之
躁必不能深思以去上聲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
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
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

份按須是逐箇理會句。語類原文作須是逐人自理會。語更醒豁。○又按此條之末有云。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二句亦極要緊。何故刪去。蓋讀書必須看得左右逢原。如此等類皆當細玩也。

讀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已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訥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處說。○陳氏曰。語牛之說。又下於雍。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覺。終身為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學言。亦曰。以用功言。告顏冉者。使之全其心之德。告子貢者。使之充其愛之理。於樊遲。子張。則兼入心事。理而言之。於司馬牛。則即其德之一端而言之。蓋資質有不同。所以教之亦不同。而皆徹上徹下之道也。各因其人而言之也。○又按顏冉之所聞者。為仁之道。其餘四子之所聞者。求仁之方。若子貢問為仁。夫子告以事賢友仁。則又為為仁之資。與此不同。蓋此類欲人反求。諸已彼則欲其求輔於人也。

呂晚村曰。不憂懼句。說得圖圖意會。方生出司馬一問。與上章正相似。何憂懼句。說出工夫精嚴。方是成德君子。其用力正在平素也。又曰。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每留箇不盡意。理使之深思。即為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故朱子於上章為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為。皆從語意中探本窮源。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盡時。講乃謂註中故能二字。未免多一層。直是無知之論。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為也。自在臨時。說如何將內省併得。向平日去。又曰。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須切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難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厚齋馮氏曰。內憂其兄。外懼其禍也。

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

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

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

對向難之亂說。才有著落。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脩所有。豈得打破此二字哉。○困勉錄曰。薛敬軒云。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震雷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唐荆川云。險處惶恐。原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又曰。多憂懼人。與多言而躁人。正子盾多憂懼人。見難不見易也。正當於此處想出一箇司馬牛。

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朱子曰。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愧。俯不作之意。同。附語錄。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蒙引。憂者。心懷憂戚。懼者。懼禍至也。憂懼。可把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照看。內省不疚。則吾之氣。足以配乎道義。吾之志。足以質諸鬼神。行與吉會。自無可憂懼。縱有非意之來。亦非已所自致。而不必憂懼矣。○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存疑。不至於憂懼者。惠迪吉也。不憂懼者。理直氣壯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雉

入於曹。以叛。民叛之。雉奔衛。遂奔齊。○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雉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頑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

呂晚村曰為憂悶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看子夏急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是付之數命者此所謂知命立命也又曰君子敬而無失節子夏原推開說以廣司馬之意故下文四海云云註以為不得已之詞不應仍粘煞兄弟講也又曰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臻至處語病在下一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岸叟之何如無心其見地淺深不

言之謂之天自入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慶源輔氏曰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蒙引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述此只要得天命二字出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固非牛憂桓魋之將死而子夏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去徒玩聲斷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

同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

李衷一曰大抵司馬牛處兄弟之間決有未盡道處字夏此言分明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其兄雖原不是欲牛把自已兄弟舍置了認別人做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個恭敬雖四海之內都是兄弟疎者尚可親况親者乎何患無兄弟當從自己兄弟看不當從四海看○困勉錄曰了凡亦主李說謂到此田地四海之內將改暴易亂而為我之兄弟矣况其親者乎使難而能遷善也是我能立命也我能格天也固無患乎無兄弟也使其怙終不悛則是我立命有虧也事天未至也亦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夏非為不得已

以脩身使兩盡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為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是恭則恭而無禮矣○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論語集編案朱子曰敬者恭之主乎中者也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自學者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言則敬不若恭之安○敬字硬恭字軟愚謂敬字有堅強意恭字有柔異意○蒙引恭而有禮當把恭近於禮恭而無禮則勞來照禮是節文若恭於人不問所宜泛泛一概施之則愛敬我者反有限矣何也得入愛敬須是有道理在○存疑敬該動靜持己以敬動靜皆敬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

已之詞亦非意圖語滯○份按此二條似終非正解然其議論絕高故並錄之

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去禮記

篇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

言爾朱子曰子夏當初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

日觀喪明事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

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是親若推其原則人

又只是共一箇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

兄弟為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間

皆兄弟也此意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其情

安能及得已之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圓則活滯

則死凡圓底便活方底便不動○新安陳氏曰喪明

事與此不同然其為憂愛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

則一耳○雲峯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

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

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

者亦容有未至耶

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

害意也附通義仁山金氏曰以牛之高節何以在宋

則宋止巢而不止牛適吳又何至為吳人所惡豈吳

人所向異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

者亦容有未至耶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瀆而不驟也譖毀

人之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

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牀以膚象曰切近災也愬愬已

李毅侯曰不行譖愬全在心體上說譬如鏡然只在磨拭上用工不在照物上用工也又曰問譖愬何以不行吾心之明何以不為譖愬所蔽曰此理在先覺章○困勉錄曰魏徵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此只是所以不行之一端張芭山謂內多欲則小人伺間而進此即蒙引居敬窮理之說乃其本也又曰王字泰云不行譖愬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也非我不行入之譖

想也。他人之行處求明，所以不遠。聖人只在不行處求明，所以自遠。按不行原有兩解：麟士以王字泰說為雅，看來兼用為是。○呂晚村曰：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繁不殺，正為務外好高者，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第為明，而為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及求於近耳。如此方見第二段之緊要，不為贅衍。又曰：遠只是明之盡量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份按說叢云：遠是就其明而贊之，說不止於明者固不是。說明之遠者，猶屬兩層，遠是其所以明處，不遠之明不可言明。吳因之云：遠非旁燭遠到之謂，乃精

微深遠之謂。全要看註中不蔽於近一句，然不蔽於近何以為遠。大凡遠處易看，唯近處看不破。且如天地鬼神，往古來今，雖甚幽渺寥廓，然於我初無情識所牽，愛憎所動，故聰明可用，而探索可窮。唯耳目見聞之近，毀譽是非之間，以情觸情，以識投識，聰明有所不能，用察識有所不及。施這等去處，必非揣摩物情可得。全是胸中原無情識種子，所以種種變態當下銷鋒。此視探願索隱鈞深致遠之明，何可同日而語。故曰：可謂遠也已矣。如鏡之明者，不必往燭萬形，而其能不昏翳處，却便是遠也。若只在照上用功，不在磨鏡上用功，此便流入窺逆窠穴，何啻千里蓋因

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朱子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纔說得驟來，不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打入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芒刺，痛痒立見，故急以切己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指可謂遠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

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朱子曰：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譖而行。其譖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畧，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詳，覺與

之以不蔽於近解遠字故說
叢謂遠是以明處愚謂註
不蔽於近四字不是解可謂
遠句蓋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不行正是蔽於近處如此
方可謂之明如此方可謂明
之遠則是不蔽於近乃所以
明處所以遠處在可謂明可
謂遠之上非正解明字遠字
也若論遠字正解只是說明
之至明之盡頭耳

份按足食以務農而言也足
兵以講武而言也民信以教
化行而言也確是三件事但
足食足兵是言其施為民信
之矣是言效驗語氣微有不

同耳蓋聖人以教化防民所
以求民之信者原與務農講
武同時並舉特民信之效則
必得之兵食既足之後非謂
教民信別無實事止是足食
足兵兩項所致順帶說出也
乃或謂夫子未嘗分作三項
說是謂民信即在兵食之內
恐與下文去兵食存信之說
相碍必不可從○首節本是
兩項事子貢却作三項認了
之說本之語類頗疑記錄有
誤也○晚村謂民信之矣信
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
信服於上耳未指忠信誠信
固有之良也到子貢分三項
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
若在上節即將信字看得深
重則之矣語氣不合而三項
板繁之病生矣愚謂前後信

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
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箇易疑易信
底人易疑生譖易信生愬○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
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
人人皆識之矣惟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
不察也附存疑明遠是就其不行處見得要人所以
不行處是本於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
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遠是明
之遠也蒙引曰為明不足以盡之是也○註曰不蔽
於近即遠也蓋近處蔽則明不遠不蔽於近則明之
遠矣○蒙引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圈外曰
此句不差只是視遠惟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書
言視遠惟明與
聽德惟聰一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

叛也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
行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
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
兵民便信之也附蒙引民信之矣須求所以得民信
者○民信之矣謂至此而民信之也非謂至此方施
信於民而教民信也味矣字可見信者民生不可一
日無者也豈有直至兵食足後方始施信民無信不
立專主理言註中安字貼此意○兵食民賴以生之
物信則民賴以生之理也○民信之矣還主在上者
言且看下文註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
而不失信於我是如何最要於使字上著眼力○然
後教化行謂教化得行也
非謂至此方行教化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字本只一般何得有輕重之別夫民之所以信服於上原因聖王以教化防民有以動其忠信誠信固有之長而後能然未見其不可看得深重也
孫淮海曰無信不立不祖說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且以見欲足食是兵而必在於立信也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為大盜積者兵足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為大盜資者且將并兵食而失之矣○吳因之曰去食去兵是斟酌於不得已之中而權其所可去自古皆有死二句則獨揭信字另發一論以深著其不可無蓋上言其所可去民無信云云則言其不可去者非徒申明去食意而

已民無信全要見得為政者使之如此觀註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二句最要於使字上着力政行於常兵食與信俱存政行於變信不與兵食俱去故曰信者國之大寶○呂晚村曰子貢議去只要在二者分出輕重耳意不在去也若說兵中原有可去已非正旨謂足兵敢於去去兵深於足尤屬旁枝又曰陸雲若云時人每說去冗兵冗食不得已時有兵無食有食無兵如何得有冗兵冗食去冗兵冗食如何便說到死惟兵必不可去而去之食必不可去而去之推到萬無可為之勢只有固結民心一策是從無兵無食中算出來也○困勉錄曰此章說得常變說不得經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

無以自立問是民自不立是國自不立朱子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

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

不若死之為安朱子曰安

有味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

於我也蒙引自為政者所施之先後言之則先兵食而後信自其輕重而言則信重於食食又

重於兵○必不得已而去言三者不容俱全也如云得倉廩實又不得武備脩得武備脩倉廩實又不得教化行則姑去其一何者在所去乎此皆主危急言子貢又言只據食信二者若不容兩全則當何去子

曰去食下二句則言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之意○前言教化行而民信於我後言寧死而不失信此處常變之別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如此答之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朱子曰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食足矣比什

權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正是立萬世之經。如何可說。權又曰。兵食俱以周官兵食言。若後世召募之兵。稅畝之食。則不待不得已而始去也。
日知錄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又曰。以執兵之人為兵。猶之以被甲之士。

為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禧公而城。魯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份按古者兵出於農。有民則有兵矣。若以兵為士卒。則所謂去兵。乃是無民也。而可乎。蓋兵乃五兵之兵。去兵云者。只是兵革不立耳。

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挺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信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覺軒蔡氏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士。民無信不立。猶物無土不生。為政固以兵食為先。而兵食亦以信而立。

子貢兩發。必不得已之問。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尤重於死。而不可頃刻無也。○雙峯饒氏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強之術歟。齊氏曰。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萬。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愾也。愾。苦槩反。怒也。敵王所愾。四字出左傳。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孚。

困勉錄曰。此章專以本質之質言。須兼質朴之質方是。

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素耳。○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未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崇本質是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

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厚齋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

一言而急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達說曰。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是文質之相等。蓋如此。○份按上二句。是泛言文質之不可偏廢。下二句。則以廢文之弊言。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郭反

鞞皮去。去聲下同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慶源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楚宜反胥失之矣。

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

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為本文為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子貢胥失之○雲峯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附蒙引此章當作

說約曰按徐玄扈曰哀公有若俱是策備荒不是救荒公自悔平日賦輕無積財以備之欲自今加賦以待用故有若教以備之於國不若備之於民耳若說目前要加賦則飢年無從征斂矣若說目前要行徹亦便濟得甚事文曰陸宣公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三樣看子成之意去文存質者也子貢之言文質兼存者也朱子之意其存質與子成同而不至如子成之甚其兼文質亦與子貢同而意却自有輕重又不至如子貢之混集註末段便是一公案也○君子質而已矣此君子是以德言夫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近厚而言亦以德言集註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賢士大夫兼德位言小人謂野人也纔把君子對小人說便有分辨單言則泛以德論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

用也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為大夫故止稱姓附存疑註云公之意蓋欲加賦以足用夫年飢民正賦且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是目下就欲加賦也

翼註曰宣公稅畝亦不曾廢了井田只是徹法外又加履畝之稅今但革去履畝之稅便是依舊行徹耳○呂晚村曰宣公稅畝只是加稅於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田民田不曾亂豪強兼并自是孟子時事恐不須說收田授田也○困勉錄曰節用意雖極緊要然却本文所無當在言外補說蓋有若之意主於開源註則兼節流說又曰徹法行而三家不得自肆朱子亦有此說然須知是餘意不可作正講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

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訓大

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

為國集註下○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皆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

此助徹之別也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

則為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

取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

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

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

用以厚民也蒙引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後頭方得

有若意出○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蓋徹兼貢助二法此言同井也○存疑既欲

薄賦又欲妄用如何濟得故註加節用意只著民富來供我亦難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

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

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去聲下同為人上者所宜

呂晚村曰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為吾計忘却百姓有若謂若果為吾計正當足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

呂晚村曰有子祇明君民一體之意見行徹不行徹之利弊至其設施之方尚待哀公之再問而惜乎其未聞也又曰百姓足百姓不足二句中須見行徹不行徹之根由孰與不足孰與足二句中須見

君民相關處。即對副用不足。實際又曰。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足。豈可行徹。有子答行徹正。所以為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君一邊。蓋哀公看徹行。止利百姓。故有子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正當重發。孰與不足。孰與足之義。若但謂君知君之不足。而不計百姓。竟是有若呆勸哀公厚民。可云老不曉事矣。須知有若也。原為用不足起見。非老生迂濶而遠事情也。又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只如此言。孰與二字極完切。所謂君民一體也。後人多將與字作取與之與。曰君之足。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講利害。失有子之意矣。

深念也

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

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入與君不足者。無入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足。無入與君足者。無入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楊

子法言本出孟
子白圭曰章 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

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雙峰饒氏曰。征斂無藝。則

下困。費出無經。則上困。又惡平聲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哀問

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日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

困勉錄曰說統云崇德工夫全在徙義上但根基須從實地做起故以主忠信先之二者原是一串事但論用力則

徙義為實論立本則忠信為先按二者雖是一串而實有兩項對說為是麟士亦欲作一串解不必從又曰主字徙字是工夫忠信與義是德饒氏謂忠信是德徙義是崇林次崖謂主忠信未有工夫徙義方是工夫俱謬麟士不取饒而取林不知何也○份按困勉錄云義自兼內外而大全蒙引皆以忠信為內義為外者只以事之宜言也愚觀德之不脩章困勉錄云朱子謂脩德兼內外徙義遷善專主外說以崇德章推之朱子之說誠不可易夫既以朱子徙義專主外說為然而此復云義自兼內外者蓋其意原歸重事之宜上而有取乎大全蒙引以義為外之說也○

以供公上者必眾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蝻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飢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

問也朱子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為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筭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不得有基本不徙義亦何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日新

困勉錄曰。聖門工夫。只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崇德便是約禮中事。辨惑便是博文。中事。比博文約禮。又較切實些。想立此名目。是因入而施。份按語類云。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從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從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徒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從義亦無緣得進。愚謂此條起處。引易語。致辨最精。自宜全載。必如此讀書。方能貫穿。

徐自溟曰。要在四箇欲字上見。惑只是箇欲心所蔽耳。祛惑莫先祛欲。○困勉錄曰。存疑謂愛惡只作一人看。

此德所以日新高大。自有不容已者。○雙峯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上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從義是崇。從義者今日所為。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從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附蒙引不曰祛惑。而曰辨惑者。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祛之。今之惑者。只為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之。何至於惑。○人之進德。必先立箇實心。然後就事上處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先立箇孝弟底實心。有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為溫清之宜。若何而為定省之節。若何而為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

來上二句。還宜開說。不必專主一人。既欲二句。方專指一人看。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

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

惑之甚也。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

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雙峯饒氏曰。使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新安陳氏曰。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從義以為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况欲入生死。又惑之易辨者也。附蒙引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是在是惑也。一句內註如此區別也。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為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翼註曰此章即正名之意○刁蒙吉曰還是核實之意○

份按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夫子欲以正名為先若齊景公之君臣父子其名未嘗亂也特不能盡其道耳自應主核實說為當

刁蒙吉曰春秋於臣子弑逆者必重其責於君父君唯不君臣所以不臣父唯不父子所以不子端本澄源之道也詩書於君父頑悖者必重其責於臣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負罪引應之道也四件四平說○份按譚梁生謂自晏嬰沮尼谿之封孔子接漸而行反於魯時年四十二是歲昭公薨定公立孔子自此用魯後去魯周流列國不復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昭公昭公幸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於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

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序彝倫為先彝倫不

叙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為叙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是時景公失政而大者故以為入道之經政事之本

大夫陳氏厚施於國

去聲於國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少

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日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我弗知不知其他齊

更入齊境矣。是知景公問政在昭公之世也。是時弑莊公者崔杼也。滅崔氏者慶封也。圍逐慶氏者樂高陳鮑也。孔子之對不專在去陳氏。追陳乞子恆弑簡公去孔子對景公問時且三十年所矣。愚謂昭公三年晏子告叔向曰。齊其為陳氏矣。其後侍公路寢復有陳氏不亡則國其國之論。夫陳氏之將代有齊國。晏子猶知之。而謂天子不知乎。則天子之對其專在陳氏也。明矣。閻丈百詩謂孔子去齊為景公三十二年。景公即位時已二十七歲。至此蓋年近六十。距其薨時尚二十五年。愚竊思此時距景公薨時既遠。則晏孺子必猶未生。即壽妙亦未知已入官與否。

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豆區。烏侯反。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為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者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屢賤踊貴。踊則足者履也。則足者多。故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於位。反休虛位反之。煥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倚陳氏。

然計燕姬生子之不成而死。則已久矣。其時內寵多。而太子虛位。又厚斂於民。而使之歸陳氏。故曰父子君臣之間。皆失其道也。

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景公又多內嬖。臂開而不立太子。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奴之子。茶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奴。景公妾茶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音閑。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茶。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茶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附蒙引君。

君臣父子。謂君便當是箇君，臣便當是箇臣。父便當是箇父，子便當是箇子。詞語是如此，不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然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本，而非其條目也。然亦不可謂此非政事也。○存疑聖人不告景公為政之事，而告以人倫之大者，政事之本也。此當以其人存則其政舉，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來參看。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

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

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本陳氏改為田

氏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恆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殺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恆與監止一作闕止俱為左右相。田恆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恆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恆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弑簡公於徐州。恆立簡公之弟鸞，是為平公。田恆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恆。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恆卒，子襄子盤代立。襄

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
 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
 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
 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
 王以令天下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
 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
 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
 於亂也 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
 宋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
 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 ○雙峯饒
 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
 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
 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
 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
 父之道也 ○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

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
 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則子子亦可也 ○雲峯胡
 氏曰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其
 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 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 丁亂也 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
 信之也 ○胡氏曰折者折而

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折未分混為一區
 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子

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
 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
 則無以斷於臨時 ○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
 明決足以昭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
 欺附蒙引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踐言而不欺
 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說

續困勉錄曰註忠信明決四
 字說約謂上節勿露亦本蒙
 引再永光謂難道夫子稱許
 子路全無所指而必待記者
 補耶用出忠信明決亦無妨

困勉錄曰忠信明決該得廣
 輔氏蔡氏皆就折獄說故蒙

引以為小。然蔡氏說亦渾。

言言大全卷十二

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

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

者由其養之有素也。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

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附蒙引。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取字由字。即上文故字意。而輔氏蔡氏之說皆小矣。○

或曰。朱子何不以忠信明決解在下文。曰。解經正要如此發明。方得片言折獄意。出不比如今依題作文字。衣敝緼袍章首段。朱子便先說出。可進於道字面。

此便是何用不臧意亦先解出以見聖人語意。○尹氏曰。小邾射射音亦小邾大夫名

以句釋句釋音溝亦地名奔魯曰。使季路要我。我吾無盟矣。

千乘去聲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

人可知矣。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釋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

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

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勉齋黃氏曰。人

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入之情偽。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李毅侯曰。忠信是本。明決是用。子路片言折獄。全在忠信。上人心各有良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君能以禮讓為國。則可以無訟矣。而况於折獄乎。片言折獄。全是未言之先。有以取信於人。故如此。其去無訟者。不言之化。亦只在升堂入室之間耳。程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顏淵

禮

子所謂達却便是這氣象也

困勉錄曰。道德齊禮是乃所以使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

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

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

見形句反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南軒

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

仲由之道為未弘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困勉錄曰。只重無倦以忠不重居之行。居行雖有心與

事之分。而無倦以忠。則俱在心上說。故雙峯謂此論為政之心最是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

表裏如一。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

主。不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

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

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做去也。○行固是行其所居

居是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

○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

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附蒙引。二之字。同。皆

指政言。政不外乎教養。常存教人養人之心。而始終

無間者。無倦也。蓋人之常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如

如一。重在終字。行此教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是。內

亦如是。表裏如一。方是著實。方是忠。蓋人之常情。政

行於外。皆是道理。然內之所存。或未必然。而有苟且

鋪張之意。故曰表裏如一。重在裏字。如語錄之說。心

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慶源輔氏曰不曰不

仁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况子張乎惟其少仁故慘怛之意不足

而無誠心愛民也○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難與並為仁可見矣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

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

誠矣不欺之謂誠表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藥子張之病也○雙峯饒氏

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陳氏用之曰孔子於子

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厚齋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

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語錄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

箇無倦逼截它○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它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之

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樸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雲峯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

成之於將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

去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所存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

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

薄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

份按聖訓獎勵在將成時
存疑謂在既成時二說可兼
用

之濟其惡。○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獎勵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入之勝己，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勉齋黃氏曰：小入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入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入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存疑：誘掖獎勵是成裏事，不可就當成說。○未成而誘掖之，既成而獎勵之，皆所以致其成也。○問：既成而獎勵，似不及了。曰：今有忌人之成者，事既成從而詆毀之，是亦害入之成也。焉得為不及。胡雲峯謂作之於將成之際，是未得此意。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慶源輔氏曰：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新安

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當時之事言。○新安

氏曰：魯自中葉也。

中世也。

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

音佩。

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

改三家之故。

故謂從前所為。

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

也。

吳氏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

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雲峯

胡氏曰：集註釋為政章，政字實本於此。○存疑：政者正也。且虛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方是就己身上說。

呂晚村曰。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為盜。是則有此事。然多却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為盜也。苟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切。

言言大全卷十二
正入之本蓋正是正人。然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故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曰為政以德。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皆是此意。輔氏蒙引。政者正也。就作正己以正人說。恐未是。○蒙引曰。所以帥正之道。非一言所能盡。非仁無為非。義無行。則身正矣。此約言之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
○胡氏曰。季氏竊柄。盜魯國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為耳。

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俗作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

旨深矣。奪嫡事見形甸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當桓子之

寵臣曰。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名肥。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辭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當。正當不反。畏康子也。○厚齋馮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雲峯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

說約曰。鄒嶧山云。殺無道以就有道有三說。一說殺無道使民知所懲而趨就於有道。一說殺無道則有道者勸。故為成就有道。一說有道者每為無道者所病。故欲殺無道以成就有道。三說俱通。又曰。欲善欲字中有作用。南軒說最是論語中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欲仁而得仁。俱如是也。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君子之德風以下。是申說欲善民善之故。頗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之以風。小人而歸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壓。為喻。舊講風字者。多以和煦異人等立論。何異說夢也。○徐立扈曰。德字虛看善。

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度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

尚加也。偃音也。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

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

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為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

註以二則字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

固德也。惡亦德也。書云爵罔及惡德。

困勉錄曰。此章即是為己為人。之辨。但子夏則防其於謹嚴處。有箇為人之意。子張則防其於廣大處。有箇為人之

玩味。○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况於殺乎。西山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勉之。未有不趨於善者。○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諭。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夫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入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讀

書錄。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以殺字論為政者。聖人之仁心大矣。○蒙引。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二句。且虛說。若說煞了。便起不得。草上之風必偃。句。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也。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

意說統云聞然而日章的然而日亡的是此章注脚

李穀侯曰何哉爾所謂達者一句為一章精神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

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附蒙引士何如斯可謂之達。要見得所以達之意。若只是問何謂之達。則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已自認出此意了。却要說得周旋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德孚於人。又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皆達字內意。若下文質直好義云云。則皆脩於己之事。非德孚於人也。○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此一句是達字之正義。而非子張舉達為問之本意也。乃孔子所謂達者。子張認聞為達。非其正義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與吉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四書鏡曰達是我這裏達將去。聞是要他那裏聞。知我份按困勉錄云是聞也。非達也是說聞與達名義之不同。夫達也者二節。是說其所以致聞致達者。須辨不是以上節包下二節。愚謂惟其所以致達致聞者不同。故聞與達之名義不同。蓋名義不同。內自包含所以致此不同。意在內。即謂以上節包下二節。似無不可也。○又按下二節。質直三句。色取仁二句。是所以致達致聞者。在邦必達二句。在邦必聞二句。乃是解達字聞字。然則非所以致達致聞者各別。何以達與聞名義乃爾不同。則言其名義之不同。而所以致此者。固包含其中矣。註云夫子既明辨之。下文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雙峯饒氏曰

人達是人自信已。附語錄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甲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又詳言之蓋所謂詳言之理已且在明辨中信乎上節之可包下二節也

呂晚村曰雖為問達而言然此三句只合鞭辟向裏須照定註不求人知四字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

跌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也若將此三句說成專為求達而設却正落了聞家船去矣又曰三句逐字平鋪說下其中並不分輕重若將義字提出若前後皆以全此者乃君子義以為質章意於此無當又曰察言二句易說向周旋世故去必須收拾到為已實際看註求二句云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方轉出在邦必達二句則此三句正以無意於達為得也

論語大全 卷十二

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 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

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礙矣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此存乎中以應乎外

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豈求入知者之所為哉然德脩於己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密○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

說約曰義雖訓合宜亦是當然而然意非圓融委蛇之謂也故小註又謂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勿混看說約曰通義金山謂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之當否朱子但云驗吾之言近徧語類又云察言觀色是察人詞色而與之言益不可曉

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察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入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雙峯饒氏曰質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入上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附蒙引質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作內主忠信蓋人之質直皆是心所為但凡言動不朴實的便是心病○質直是以此為基也能質直然後可語好義○不可以質字當忠直

困勉錄曰。觀察下人。還是兩件。世固有能觀察。而不自下人者。有下人。而不能觀察者。饒氏謂是一件事。恐非存疑。謂觀察是為下人。張本則亦是兩件矣。而又以饒氏之說為是不可解也。然大全朱子亦說得不甚分明。須再詳之。又曰。下人似亦不止在觀察。此意與刁蒙吉暗合。刁云。或謂人之言色。未必有公無私。以之為符驗可乎。曰。察之觀之。以其公而無私也。若毀謗之言。忌嫉之色。則非所問矣。甲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易所謂謙謙君子。尊而光。卑而不亢。踰者與蓋。處心積慮之間。實有不敢上人者。非徒以其言與色而已也。又曰。學問既成之後。雖有微瑕。人多不敢

字當信。此以意來解。只以下文色取仁而行違來照看。見質直之為忠信。○存疑好義。不但好之而已。就了。有行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昔音之。又自以為是而

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

實德則病矣。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

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隣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色取

直指。故尤不可不觀察。尹孔怡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非謙恭以周旋人事也。以夫聞也者。節友。乃疑不自居。意下人者。與無忌憚相反。

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慶源輔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已。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雲峯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

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在外而不
在內矣。附語錄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
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問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
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
退來做。○蒙引。色取仁而行違。則非質直矣。而又豈
是好義乎。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猶且自疑也。而彼則
居之不疑矣。○質直。以心言。好義以事言。色取仁而
行違。全是不質直。而好義亦在其中矣。蓋色取仁而
行違。自相反了。不可以色取仁對質直。行違對好義。
三註不是。○存疑之字。指仁居之不疑。是以仁自居
而不疑也。居之不疑。是欲入信之也。蓋自疑則人不
之信矣。故泰然自居而不疑。欲以瞞人。使人信之也。
若要其本心。豈真能無疑乎。○朱子曰。放出外而收
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蒙引曰。彼蓋自以為是。
做到此。不容自收退。若收退來。連前都壞了。不以我
為是了。故只得擔當去。人未必都能看破也。此即朱

子說。看來不是何也。以此說居之不疑。似是初間無
此意。待做到此勢。不得已。只得居之不疑。原來這樣
人是合下立意。就要如此做。非初無。○程子曰。學者
此意。待做到此勢。不得已。然後做也。

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

為去聲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

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務實務

各之論。可謂切當。為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為
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正心誠意
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
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為之誠。
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
故勉焉。以為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為廉。欲
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

學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為名而學，則是偽者，謂其不循實理而務外妄求也。為名雖若清為利，雖是濁，然一有為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

去聲而去之。新安陳氏曰：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續困勉錄曰：遲所問三件，便是克己復禮之事。

困勉錄曰：蒙引謂崇德脩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然看來德字似不專指心。○份按天下何事不由於心。然若空空只向心上用工，便是禪陸陽明之學。蒙引所云心上工夫不無走作，須辨。

善其切於為去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

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後獲謂後其所得。

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為所當為，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強，則有所不能，故以為難也。為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為善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為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為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

得只是心力專一必有事焉而勿正底意朱子以意思高遠來說崇德又是一意然亦當兼說又曰先事後得大全朱子兩條一是未為而先計之一是方為而遽圖之○續困勉錄曰崇德有二意一是無所為而為即是崇一是無所為而為則功專而自崇

份按此條謂一心作事一心計獲則作事之心必不專如何積累得高此崇德之一說也續困勉錄所謂無所為而為則功專而自崇是也大全所載二條則謂一有計獲之心便是人欲脩德者方循天理做將去總謀以入欲其中便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

了此崇德之又一說也續困勉錄所謂無所為而為即是崇是也二說當兼用然却以此條作主何故反取彼刪此吳因之曰攻寇目不他視耳不他聽努力向前專心致志一縮手不得一退步不得無攻人之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脩德者用力拏住須先認得惡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蓋顯然過惡還易掃除唯在心曲隱微處那頭緒渾不見若真箇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方苦主弱而客強雖欲攻自是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已惡也○困勉錄曰惡顯而惡微然微必至顯故遲以為惡而夫子

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為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語錄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著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二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它岐纔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先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

況於不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朱子善者乎日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寬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白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當藏匿於心纔有心去攻入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不暇攻治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樊遲龐亦作狃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雙峯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附存疑先事後得曰事曰得此就崇德上說德者義理之得於心

以為惡。困勉錄曰。袁了凡云。人心唯怒為難制。忿不及懲。則過情滅性。是不知有身也。不能抑情制欲。而傷其身。是亦親之辱也。此論是非。不論利害。按此論最精。然是非利害。還當兼說。譚梁生評了凡此條云。聖學正不在論心而遺事。亦非論是非而遺利害。如此說。似入細入套。

也。崇者所得。日以崇高也。夫有可為者。必有其功。若未為而先計之。或方為而遽圖之。則其心已不專。功之不得。而愈心乘之者。容或有之。德何由崇。惟先其事。而後其得。一味去下。崇德工夫。至於德之崇。則後之畧。不計焉。則心一而不分。功常而固。間義理之得。於心也。由近以致遠。積小以高大。日進而不自知矣。此就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道理。○愚是惡之匿於心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脩。隱工夫。只是謹獨。○蒙引。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怨。非不共戴天之仇。終身之恨也。○或問。懲忿。辨惑。亦畧有先後。乎。曰。必辨其惑。方能懲其忿。○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悉耕。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

份按語類此條云。鄙俗則有近利之意。粗暴則有因忿忘身之患。此二句不可刪。

吳因之曰。問仁而曰愛人。問知而曰知人。觀知人愛人。並舉可知。便是不相妨害。舉直錯枉二句。即是明知人愛人。道理舜有天下。節又即是發明舉直錯枉。能使枉直道理。大抵樊遲未達以下。只申明首節所寓之意。非以仁知異用。仁知相承。作兩項開對。

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

以辨惑也。

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為之事。乃其目也。○問。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朱子曰。子張矜夸。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附論語集編。范氏以利欲為得。與先難後獲異。而集註兼取之。蓋並存兩說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

去聲。下文知也。知者言知仁知並同。

之務。問愛人

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蒙引。愛人知人。亦以已能者言。此以仁知之用言。然亦可見其能仁且知

○呂晚村曰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礙仁也辨知辨其正為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

呂晚村曰智以成仁其妙只在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始終只向智裏說而仁在言表此亦人所共解而空衍無意論則能使精神不出暢發智仁

太刻露則樊遲不必更舉質子夏矣○份按遲疑知恐礙仁子解之則謂知可成仁也晚村謂天子因樊遲之疑在知舉直二句只是說知者之事恐與註夫子兼仁智言之說不合○困勉錄曰劉上玉云此處仁字絕不可露一露則遲無復疑矣註使枉者直則仁矣及二者相為用俱宜渾之

份按困勉錄云第四節遲非疑化枉之無與於知但謂舉錯是我所得主枉者直非我所得主必使枉者直而後為

矣蓋本末嘗相離今答樊遲獨專舉用言使其有所下手耳如其言也詗之例若使樊遲少知夫子之答亦必與為之難內省不疚意同矣

樊遲未達

曾氏曰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

擇故疑二者之相悖音爾爾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

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反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

辨別各自向一路唯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雙峯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日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眾也謂眾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眾之意附語錄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

知則天下之為知者難矣。如
此說方與註又字切。若如蒙
引因之之說則只宜用因字
不宜用又字矣。富哉言乎一
句則解遲意中之惑。引舜湯
事則以見能使枉直為必然
之理也。自是兩截。余向俱似
誤看。曰如此則註子夏蓋有
以知夫子一句當在富哉言
乎下。何以置在舜湯節下也。
曰此固可疑。然亦不必拘想。
朱子以此章兼仁和意為重。
故復說此一句於末原非指
舜湯一節言也。愚謂樊遲之
問於子夏只是疑化枉之無
與於知。註中又未達三字對
上未達說。蓋謂前既疑二者
相悖而有所未達。此則又未
達化枉之何以為知耳。不是
謂遲此時意中有二疑。既疑

夫子二語不應專為知者事
又疑枉者何以能化為直也。
因勉錄講富哉言乎節。云子
夏解遲之惑。只富哉言乎一
句已盡了。下節不過引舜湯
事以足其咏歎之意。上下只
用一申說。其得書句何故反
謂向來誤看而更為此自是
兩截之說乎。集註子夏蓋有
以知夫子一句既置在舜湯
節下。則舜湯一節止是足富
哉節意。總以解樊遲化枉無
與於知之惑。因勉錄既疑其
然而又謂不必拘何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
者直之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蒙引夫子
故不敢而退以質諸子夏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
日云云蓋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故只日問
知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以為此句閒了。
不知欲何用耳。故曰樊遲之疑在下句遲述所聞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枉吾固知其為
知矣。但使枉者直則未知其意之所在也。不知此於
知者道理何指子夏答
云此意自有所該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
言乎言只是一句言不為富其富者言中所舍之意
也然不可說出兼仁知看下文註中蓋字此句正應

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意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

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

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

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
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
體用蓋已深體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
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新安陳氏
曰選於眾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
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

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蓋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

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

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

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爲直處。尹氏曰：學者之問也

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

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

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

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問

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峯

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爲用。蓋仁包義禮知仁

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

爲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爲體用也。通

考朱氏公遷曰：樊遲問仁，知二章皆主乎事理，而以

用功言嘗聞之。先君子曰：聖賢之稱仁者，知者蓋有

不同。自一人之心兼仁知而言，則爲全體之聖，各就

其一體指其仁知而言，則爲成德之人。若學者之爲

學，則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以擴充全體之

極也。又按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者自仁，知

者自知，自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兼乎知，知不足以兼乎仁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

吳因之曰君子會友果何所為欲藉之以講明天下之理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

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子游曰朋

矣則自辱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

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

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

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

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

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

可深思大率欲神已意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

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為也然則非忠告之

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

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慶源

日為仁由已朋友但能輔助我以為仁而已覺軒

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

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

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於於行則

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

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

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

及義之失雲峯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

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

仁之功附存疑此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辭據其辭是

以文會友若其意乃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一般皆

於講學脩德上重友特為之助耳以文會友只是

以朋友講習註講學以會友講學只在會友內猶言

會友以講學蒙引謂先講學然後以會友此說不是

也其聞見所資豈不甚重哉而抑又不祖資聞見已也即為仁工夫全靠自己著實做的亦是友以輔之而已此一節只要說得取友之益意思透徹便是顧涇陽曰自古無關門閉戶的聖賢自古聖賢無孤立無與的學問

呂晚村曰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

見也。若將仁字看作大事，因緣文字看得粗淺，只作語言文字，又欲牽併入細求合轉離矣。又曰：人看得上句粗，下句精，支當不過皆因自己所見文字淺小，會字浮泛，與文字有內外精粗之別，亦從陸王之說，以讀書窮理為務外來也。聖人四教必先文，文章可得而聞，後起者得與斯文。約禮必由博文，文字是甚事，非僅如後世之所謂文所謂會也。

既分講學會友為二，亦將分取善與輔仁為二耶？其不通也明矣。○以文會友者，朋友會聚論文講學，彼此相資互相啓發，未知者求其知，未真知者求其真知也。○以友輔仁者，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教告，過失賴以箴規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